

谍战剧《剃刀边缘》播出，侦探、职场等类型元素叠加引热议

“谍战+”还有多少种可能



“谍战”两字可加的后缀，无非是依凭厚重的情怀与历史观，于人性深处想象和描摹。图为《剃刀边缘》剧照。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热铁棒浸入水中滋滋作响，嘈杂的市井声里，他顶着一头奇怪发型登场。1930年代的哈尔滨，各方势力盘踞。风云诡谲的世道里，小人物交错着朋友、说错了话，都有可能万劫不复；小人物人微言轻，稍有不慎，就会成为自己潦草的葬礼。剧集伊始，自比“泥鳅”的许从良正处人生谷底——好友们遇害，无依靠的他在伪满洲警察厅里孤立无援，如履薄冰。他的愿望很简单，只想活命。所以一路慎之又慎，暗中求胜，殊不知在希望的彼端收获信仰与爱情。

由文章执导、文章与马伊琍主演的《剃刀边缘》正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播出。片名中的“剃刀”指中国共产党潜伏在敌人内部的一位或一群同志的代号，中共地下党、游击队、日寇、伪满洲警察厅等多方势力游走在“剃刀”边缘，展开争斗。按故事的主线，这是部不折不扣的谍战剧。而从目前已播的19集来看，文章演绎的小人物许从良之蜕变道路，着力点不仅在于谍战层面，还做强破案，更添加了喜剧、职场等类型元素。剧评人李曼文用“谍战+”的概念来总结近些年该类剧集的修辞策略——剧中人的信仰养成路上，若悬疑、战争是底色，那么爱情、侦探、传奇、喜剧、职场等类型元素的叠加，是丰富了讲述，还是迷乱了内涵，这是个问题。

既然生命的向度无限丰富，谍战的外延也许仍未穷尽

《剃刀边缘》里，各方势力割据

着哈尔滨，也在暗处分裂着伪满政权下的哈尔滨警察厅。厅长金三普，4名科长关海丹、白冷晨、叶隼、蔡博渊，外加“前科长”许从良，五男一女各有自己的阴阳两面，人人都为一种信念或欲望而挣扎在浮世中。如此人物架构，有观众看出了《欲望都市》的格局；几乎每集一悬念、一转折的剧情则带着“福尔摩斯探案”的意味；而从许从良与蔡博渊、蔡博渊与叶隼的征途中，又无不透出“职场哲学”的道理。这还是原来的谍战剧吗？

往记忆里追溯，中国观众的谍战影像经验颇为丰富。早年，《永不消逝的电波》《保密局的枪声》等片，从一开始就摆明了敌我立场，让观众们清楚了谁是同志，谁是敌人。当李侠在小阁楼向延安发送情报，当史秀英从百乐门逃脱敌人的搜捕，银幕下不知有多少人在与他们休戚与共。彼时的谍战片，与其说是智力的角力，毋宁说是信仰的礼赞。

进入21世纪以来，荧屏上此起彼伏的谍战热潮逐渐派生出多种支线。《誓言无声》锁定的是发生在1960年代、观众们疏远已久的“反特”故事，静水之下暗流汹涌，两代党的情报人员用生命和痛楚践行着无声的誓言；《暗算》是属于一群传奇人物别样又奇诡的风景，安在天与异人阿炳、天才黄依依、以及他自己的父母，三段式布局既是跨度近20年的地下党工作简史，更是安在天个人千丝万缕的人性剖析；《潜伏》将切口收缩，让余则成的爱情经历与信仰成长牵于一线、相生相伴；《黎明之前》仿若摆开一部“珍珠棋局”，“水手”为何以生命设局，老谭如何在接近真相处溃散，刘新杰又走进了哪扇门——当观众自行破解棋局，那

刺破黑暗的理想光芒也就绽放华彩；此后的《悬崖》与《伪装者》异曲同工，都是家国情怀与个人情义的纠葛，《解密》《麻雀》《胭脂》等又添加了一笔青春偶像派的靓丽。

作为多年来稳占一席的重要题材，谍战剧在荧屏上看似已经穷尽了叙述空间，但谍战的内核除了信仰之战，更有人心解剖，既然生命的向度无限丰富，谍战的外延也许仍未穷尽。这也是《剃刀边缘》别致的地方。该剧的联合编剧之一余飞有番话可做注脚，“这是一种绝处逢生式的写作，既指代编剧手段上的创新，也是指主人公许从良的人生境遇”。当不名一文的小人物在插科打诨间，依次靠油滑、求生欲、急智、机智、信念等因素走出泥潭，许从良的成长是不拘一格的，“剃刀边缘”的视阈便也逐渐开阔。

唯历史与精神的真探索，才是“谍战+”的“水之源”“木之本”

多数谍战剧不外乎两种叙事路径，一种让观众一开始就明晰各人身份，一种是以莫大悬念制造戏剧性。《剃刀边缘》属于后者，观众在前12集并不持“旁观者清”的优越感，反倒像局内人一样陷入过“谁是剃刀”的揣度中。警察厅的五男一女，好像人人都不脱嫌疑。

而主人公的传奇性更少见。若给他的出场做些标签——第一集“共产党卧底牺牲，身为其好友的许从良被怀疑”，第二集“他被陷害遭遇枪林弹雨”，第三集“警察厅长几次三番设计试探，杀念已起”，第四集“再被陷害入险境”，第五集“被公报私仇”，第六

集“成功盗取密码”，第七集“以‘通共’为名再被投入狱”，第八集“险些被枪决”……小人物不仅步步为营折返于生死两端，他的机敏还闪耀在一环接一环的谜案之中，仅前两集便疑云丛生：与卧底接头的是谁，日军高官被谁枪杀，偷档案的是何方势力，又是出于怎样的动机有人调换了胶卷，警察厅的小格局中有没有人能独善其身……谍战剧是悬念的胜地，其特有的题材允许创作者将剧情编得百转千回。但如此高密度地出谜炫技，真的好吗？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有此观点：“唯有历史与精神层面的真探索，才不至于让谍战剧在传奇化的叙事上陷入无水之源、无根之木的境地。真正让人回味的谍战经典，最终还是落脚于信仰的铸成、历史的脚印。”在他看来，是否够“烧脑”只是谍战剧的表达方式，引人思索才是使命。“好看”和“经典”之间，隔着历史与生命的真相。

依此来对标《剃刀边缘》，剧中提到了日本细菌部队的惨无人道，严丝合缝地扣紧那时那地，但在细节上的到处穿帮，却在折损这样的历史背景；主人公让位于普通人而非孤胆英雄，这是该剧的新出，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主角光环，也让这则小人物的逆袭史显得浮皮潦草。

关于谍战剧，我们都清楚它的难：这是个过去的故事，拥有既定的结局。但“谍战”两字依旧有可加的后缀，无非是依凭厚重的情怀与历史观，于人性深处想象和描摹。这是谍战编剧这个行业，最痛苦但也迷人的地方。

上届“全球最贵”艺术家，以赠友贺寿之作《澹霍瑞霭》领衔春拍

“朋友圈”助力张大千强势“守擂”

■本报记者 范昕

4月初，中国艺术品春拍季将于香港率先拉开帷幕。记者留意到，去年位列世界艺术市场信息公司 Artprice “全球500强”艺术家之首的张大千，在这一季春拍中强势“守擂”。仅现身苏富比香港春拍的张大千作品就多达18件，其中多幅赠友之作堪称重量级，如贺台静农双亲寿辰之泼彩金笺山水巨制《澹霍瑞霭》、贺吴湖帆七十寿诞的墨荷《冷香飞上诗句》。

在近现代一众书画家中，张大千交友甚广。他一生辗转多地，结交名流，有着强大的“朋友圈”。张大千生性慷慨，重情义，从不吝惜赠予字画。

此次以“估价待询”的姿态领衔香港春拍季的《澹霍瑞霭》，就是张大千1967年为贺挚友台静农双亲的寿辰而特别创作的。张大千与作家台静农的友谊始自1930年代中期，长达半个世纪。作品名称中的“澹霍”即指安徽霍山县。而台静农正是安徽霍丘人，张大千故以其乡之古地名称之，并取作画题。创作这幅作品正值画家泼墨泼彩创作大盛时期，选取四尺整幅金笺为材，取抽象手法，略施传统笔墨点景，状高山耸翠，自练飞泻之势，杰构则于峰巅处，巍峨矗立，颇有高山仰止之意。泼墨泼彩是张大千晚年独创的一种画风，成功地在中国画泼墨大写意风格结合当年世界抽象绘画潮

流，使中国山水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此前拍场上张大千的天价拍品多为泼墨泼彩的山水巨制，如曾以2.7亿港元成交的《桃源图》、以1.64亿元人民币成交的《瑞士雪山》、以1亿元人民币成交的《爱痕湖》。

现身香港春拍季的张大千《冷香飞上诗句》，是为贺挚友吴湖帆七十寿诞而作的一幅墨荷，同样难得一见。张大千极为推崇吴湖帆的画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画坛有“南张北溥”之说，“南张”指的就是张大千。张大千本人却说，南方画坛首推的应当是吴湖帆。张大千与吴湖帆可以说是惺惺相惜、相交甚密的知己。两人每得历代名人手迹，多邀观摩共赏，品评切磋，探讨研究，故在张大千的“大风堂”及吴湖帆的“梅景书屋”藏品中，不乏对方题跋，甚或互赠珍藏，在书画界传为佳话。这幅《冷香飞上诗句》，张大千创作于1963年，且是从遥远的巴西圣保罗八德图寄给吴湖帆的——当时张大千移居南美。作品取几近五尺整纸，以画家擅长的大写意法，写雨过池塘，白荷迎风招展，巨叶掩映飘舞，伴以含苞待放而立，全画气势豪放，大开大阖，墨彩淋漓，氤氲满纸。之所以选择荷花的题材，除了取荷花寓意“再生”的生命意义，也是与吴湖帆的一种呼应——张大千曾说，吾友吴湖帆，山水之外，尤擅画荷，红衣翠萼，妍媚绝伦；而张大千本人笔下的荷花也是一绝。



即将现身香港苏富比春拍的泼彩金笺山水巨制《澹霍瑞霭》，是张大千1967年为贺挚友台静农双亲的寿辰而特别创作的。“澹，庐山也。盖庐山有霍山，即天柱山之别名，霍水出焉，所谓澹霍者也。”张大千故以其乡之古地名称之，并取作画题。画面以浓墨为主调，墨色随意倾流，上盖石青石绿，厚重的矿物颜料，形成亮如宝石、光彩灿烂的晶莹块面，与金笺相衬，愈显莹瑰瑰丽，气象万千。（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婷

收录上海图书馆馆藏160余种金石拓本的《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近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金石小品的拓与收藏，是乾嘉以后金石文化兴盛的一个标志。该书所收的金石拓片主要作于道光至民国初年。从历史来看，这是金石学最后的巅峰期。本书收录的金石拓片留下了大量前人的藏印与题跋，它们相当于当年金石文化“朋友圈”的点赞和评论，隐藏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信息。

著名的井栏形曼生壶，源自一个美好的愿望

该书的作者仲威系上海图书馆研究员，从事金石拓片研究多年。此次出版的这些金石拓片，都是经他之手从帖粘故纸堆里“发掘”出来的。其中，一幅《曼生壶拓本》卷轴颇为吸引眼球。在我国的紫砂壶制作史上，曼生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创作者陈曼生而得名。陈曼生，即陈鸿寿，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嘉庆十六年（1811年）至二十一年（1816年），陈曼生出任溧阳知县期间，因其官邸与紫砂壶故乡——宜兴丁蜀镇距离较近，故能经常客串紫砂壶的设计和制造，并将诗文书画与紫砂壶陶艺融合起来，后世称之为“曼生壶”。

据记载，曼生壶传世无几，以井栏形为最佳。而此次收入书中的拓片显示：这把曼生壶身造型确是井栏形。为何陈曼生对井栏情有独钟？此把曼生壶所师法的井栏在何处？《曼生壶拓本》卷轴上的吴昌硕题记给出了答案：原来，这与陈曼生的仕途经历有关。陈曼生出任溧阳知县期间，江南大旱、江湖枯竭断流，给上任三年的他出了大难题，曼生壶中的井栏造型，应与

《纸上金石：小品善拓过眼录》近日出版

从藏印与题跋一窥金石学最后巅峰

一段题记，还原罗瘦公、程砚秋二人师生情

《程砚秋画像题刻拓片》卷轴中央的题记，则还原了一段上世纪初文艺界大腕间的交往史，涉及的人物有罗瘦公、徐悲鸿、程砚秋、梅兰芳等。题记是康有为

弟子罗瘦公楷书撰写的，勾画了年幼的程砚秋在罗瘦公心中的形象：1916年，罗瘦公见到了年仅12岁的程砚秋登台表演，感叹是难得的京剧人才。此后程砚秋进入青春期，出现变声“倒嗓”，但无奈仍要为师父荣蝶仙出场演戏，眼看其艺术生命就要毁于一旦，罗瘦公遂筹款将其赎回师门，并助其拜入梅兰芳门下，还

亲自教程砚秋识字、读诗、练习书法。两年后的1918年12月，罗瘦公还特意安排徐悲鸿为梅兰芳、程砚秋师徒二人画像，以示其对京剧艺人的敬重。当年，徐悲鸿为程砚秋作《天女散花图》，罗瘦公在画上题记曰：“后人欲识梅郎面，无术灵方可驻颜。不有徐生传妙笔，焉知天女在人间。”为程砚秋所绘的则是《武家坡戏装画像》，

清代金石学有多兴盛——

一张116年前的合照泄露天机

本报讯（记者李婷）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门学问，清代受乾嘉学派影响更是进入鼎盛期，究竟有多兴盛？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一张116年前晚清著名收藏家端方和他的金石藏品的合照，是一个真实写照。

照片上，端方端坐在太师椅上，4位好友与幕僚围着一张木桌依次站立，木桌上放置着大小不一的秦权数枚。所谓秦权，即秦始皇为统一全国衡制而颁发的标准衡器，相当于后世的秤锤，大多为铜质、铁质，偶为陶质。秦权上面刻有秦始皇或秦二世的诏书，因此备受后世金藏家的追捧。据史料记载，端方对秦权情有独钟，一生共藏有各式秦权48枚。根据照片四周的题记，当时端方新购得两枚秦权，这两枚秦权堪称“巨无霸”，各自重达53斤，一枚铁权一枚铜权，分别位于照片

中木桌的最左侧和最右侧。金石研究专家仲威告诉记者，这两枚秦权旧时皆为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所藏，甲午战争后，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遭革职查办，永不叙用。光绪辛丑年（1901年），贫病交加的吴大澂将其转让给端方，购得这两枚秦权后，端方如获至宝，邀来好友和幕僚一同品评，并请专人拍摄照片，照片的名字就叫《评权图》。

当时，照相技术传入国内没多久，端方怎么会想到跟藏品合照？原来，端方是一个摄影发烧友，生前拍摄了大量文物照片，还意外成为史上最早因“偷拍事件”而落网的钦差大臣。1909年11月，正值慈禧奉安大典隆重举行，身为直隶总督的端方，特意安排了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几位摄影师进行实况追踪，但老式的、冒烟照相机的抓拍，令满朝官员不胜诧异。最终，因“偷照御容，故意亵渎”的罪名，端方成了“最短命”的直隶总督。端方虽然尝到了摄影苦果，但他超前的文物思想与纪实行为，为后人留下了大

量珍贵的影像史料。除了和秦权拍摄合照，端方还为这两枚秦权“巨无霸”制作全形拓本。铜权拓本传世较多，上海图书馆便藏有十余件，均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期间端方赠给幕僚和金石挚友所制，这些拓片拓法各式各样，名家题记丰富多彩。其中一件铜权全形拓，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九月端方拓赠给同僚李翰芬的，上面有端方题跋，另有近代篆刻家、考古家褚德彝的题记。此件铜权拓本藏于上海博物馆，作为见证者，褚德彝的此段题记显得尤为珍贵。铁权拓本则比较少，最值得介绍的是“李葆恂藏本”，该本正中央为秦铁权全形拓一枚，铭文在鼻钮下，为绿墨拓，权体为墨拓。四周名家题跋累累，存有端方、黄君复、费念慈、程颂万、钱葆青、杨钟羲等人题记观款。



《评权图》拍摄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六日，地点在湖北巡抚端方的武昌官邸。画面上，端方端坐在太师椅上，旁边，4位好友与幕僚围着一张木桌依次站立，木桌上放置着大小不一的秦权数枚。（资料图片）